「大夫，麻煩你到舍下看一個緊急病人。」她的嘴有些抖。

「有病白天不看，等到拖不下了才來請醫生，又在這樣的半夜，醫生不是不要睡覺的。」我心裏罵著。

「他是誰？多大年紀？」我問。

「是隔壁的王太太，四十多歲吧，她先生王志光不在，已經病了二天了。唉，那樣子好嚇人啊。」

「王志光？」聽到這三個字我心頭一震。王志光，不是那位不可一世的野人？

雨又大了，街上一片沉寂。我猶豫著，我想找一個藉口推辭。

「雨這麼大，路又那麼遠，你不能找位較近些？」我說。

「先生，救人要緊啊，先生，請——請……」

我的理智和感情交戰著。感情告訴我，這是報復的最好時機。

「你把他送到省立病院好了，我的設備不够。」我說。

「那太遲了，拜託啊！大夫，請你救救她吧。」

我想說出「不行」兩字，但我說出的竟是：

「好吧，我去。」

我無法解釋那微妙的一刻，我依然把她當做一個普通病患。也許是我的理智戰勝了。

「謝謝，謝謝。」她再三稱謝。

「妳先回去，我知道地方。」

這就是他的太太，十年前欺侮我的，我的敵人的——。想著時，我手上的一針强心劑已打了下去，再打了幾針，她似好些，呼吸不再那麼困難。我吩咐那婦人快點來醫院取藥，又吩咐她好好照顧，有什麼不對，再來找我。

隔天，他來了。我想不到他會來、他肯來，也想不通。他的臉帶著罕見的笑容，見到我，立刻伸出手握我。

「鄭醫師，希望你不介意過去的事。過去的，我錯了。」

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。」我客氣地說。

「昨天蒙先生在風雨中，不記舊恨前來急救內人，這種高超的醫德，我深深感動，覺得大家對你的讚揚不是偶然。鄭醫師，你是眞正的好人，優良的醫師。」

他說這話時很誠摯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我不過是盡份職責吧。哦，請裏面坐。」

「謝了，我是專程來道謝的。我回去了。」他又伸出手。

畢竟，他是有人性的，我笑了。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快樂。

校友來鴻

永　斌

××同學：

您好！年初來信已收到了，謝謝您的問候。

信中要我報告這兒的"趣聞"，接信後本想立即提筆，無奈才疏學淺，不善文筆，惟恐所敍不登大雅，更遑論趣味之有。雖提筆躍躍欲試，塗了又塗，拋了又拋可惜皆無像樣之文，自悔中學時國文課不用心，莫可奈何下，只好把信擱置了，加之，到金門後懶散成性，迷迷糊糊，又有各種演習及活動，故常常是來信若非積疊成册決不提筆函覆。

前天開始整理信件，赫然看見一張字跡端秀，惹人注目的信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您的，猛想起一張早就想回而沒有回的信，歉疚之思油然而生，祈盼見諒！

金門島沒有想像中烽火前線那樣緊張刺激，當載送我們的兵艦靠岸時，看到陸上密佈的鐵絲網，戰壕，砲台和環繞三面近在咫尺的大陸時，的確使我們這些未見世面的新兵忐忑不安，想入非非，也够使我們一新耳目。第一天夜裡，當天尚未亮時，四野一片漆黑，突然槍砲聲大作，震天價響，我們從夢中驚醒過來，外面大光閃閃，炮彈和機關槍的火彈滿天飛，一顆未靜下來的心，更爲之受驚不少，想想，眞不够意思！我們剛來就大幹起來，而且來的這麼兇，碉堡裡同來的另二位預官也都嚇的不知跑出去好還是躲起來好，一個直叫，另一個忙嚷着叫他不要出聲，免得外面敵軍知道我們在裡面，因爲我們還未發武器，手無寸鐵，一陣慌亂過後，槍聲漸漸稀疏，想是大概已經打了一個階段了，於是小心翼翼地探出頭向外一望，咦！奇怪，朦朧中好像有個老兵安祥地在刷牙！正打着仗還有閒勁刷牙？出去一問才知道這是定期的凌晨大網試射，直怨帶我們來的領隊沒預先告訴我們，害得我們空緊張一場，眞是心有餘悸。

我是被分配在團衞生連當少尉醫官，每天的工作是看門診及急診，雖然有時病號多，較忙點，但和同來的其他步兵單位預備軍官則如小巫見大巫，他們要帶兵，要操練、要演習及處理排裡的事，決不可能像我們每天輕鬆地坐着，但若是和分配在臺灣的同學比起來則又遜一籌，聽說他們常有時間回家，買東西，出去玩等都很方便，至少比我們住地洞，點油燈，井邊洗澡舒服多了，尤其是每逢佳節（聖誕節、元旦、春節……等）想到你們在臺灣有着應接不暇的節目與熱烘烘的歡聚，眞不勝艷羨；而我們只好深藏地洞，碉堡裡，効金禪練丹或是秉燭夜遊，數長空繁星度此凜冽嚴冬。這一年有點像在這兒修行，回臺灣後眞可當個半仙了。

聽說我們學校裡的校友會已增添了不少新會員，擴大了不少，該熱鬧多了吧！願也把你們的"趣聞"成校裡的新動態告訴我好嗎？關於我們這兒的"趣聞"格於筆拙文陋不克把它"趣"化，不過把一些臺灣沒有的突出見聞描述一下則尚爲力之所及。由於拖延太久而想早點回信，現在恰好有一位士兵擬上金城，托他帶信去寄，只好匆匆至此擱筆，下次再談吧！

順　祝

春　安

永　斌　敬筆

1967.4.13